

學佛既然發心出家，就一定要擔負起弘法利生的使命，否則的話，成就決定不如在家人。弘法利生一生能夠學一、二部經就夠用了，不必學很多，你所選修的這部經，經文、註解都要背誦。不遵循古大德的老辦法，我們成就就遠遠比不上上一代。從前的人學一部經不但經文要背，註解都要背，像天台家他們背誦的是三大部。

《法華經》的經文，《法華經玄義》、《釋箋》、《法華經文句》，這個算是兩部，另外還有一部關於修行的《摩訶止觀》。在從前的本子，那個線裝書，總共是三十本，這是天台基本的條件，不能背誦三大部，就沒有資格學天台；所以現在人不肯背書，就沒有辦法超過祖師。同樣的道理，學《無量壽經》，不但《無量壽經》經文要能背，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也要能背。我在一生當中看到還是用這老辦法教學的，我在香港，看到一個人海仁老法師，我去拜訪過他，我是一九七七年去看他老人家，第二年他就往生，他往生的時候九十多歲了。他在香港只有六個學生，因為其他的學生跟他學不行，書背不出來。他是專攻《楞嚴》、專弘《楞嚴》，在香港稱為首楞嚴王。他的學生要背《楞嚴經》，要背註解，他選的註解是《文句》，蕩益大師的註解，連經文帶註解統統要背過，他才收你做學生。你要不能夠完全背過，背得很熟，他不收你做學生，他的學生只有六個人。

你們要想真正成就，不在這上面下苦功，沒有法子。《無量壽經》黃念祖的註解很好，最好都能背過。那恐怕太多了，比起天台三大部大概只有一半，只有天台三部的二分之一。如果學《觀無量壽佛經》就選《四帖疏》，也就是善導大師的，我們這裡有，連經

帶註解要背得很熟。選《彌陀經》，《彌陀經》有兩個註子，一個《疏鈔》，一個是《要解》，《疏鈔》最好加上《演義》，《演義》是解釋《疏鈔》的。《疏鈔》是蓮池大師作的，《演義》是成時作的，成時是蓮池大師的侍者，傳法的人；《要解》最好是連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都能背過。不像這樣下死功夫，那都是玩玩佛教而已，不能自度度他。所以古大德講五年學戒，五年當中為常住服務是修福，修布施、修忍辱，這五年當中把你所學的經典熟背，就做這個。在從前寺院叢林裡面，這五年是不可以聽經的，沒有資格聽經。在現在這個環境當中你可以聽經，但是你一定要以背誦為主。學《普賢行願品》的，最好採取《別行疏鈔》，完全能背下來；《大勢至圓通章》的，就採取灌頂法師的《疏鈔》；學《往生論》的，採取曇鸞法師的註解，要有一門看家的本事，這個才行。

五經一論，這個經能背得愈多，當然是好，註解至少要取一種，你發心將來弘揚哪一種，就要在這種上下功夫，天天讀，讀熟了自然會背，也用不著刻意去背誦。你看休士頓的劉居士他並沒有刻意去背，他只是每天念，很用心的念，當然這個與過去世的根性有關係，他三個月就能背。先學背誦經文，經文能背了背註解，這樣將來到外面去講不會有錯誤。這功夫下得深，功力下得深，你們從這個路子上去走，今天所有佛學院的學生不能跟你們比。有了深厚的基礎，佛學常識一點都不困難，幾乎一般常識那個註解裡頭全都有。其餘的東西翻翻，涉獵一下，沒有什麼，你的戒定慧都在這裡全部都完成。真在這個上下功夫，哪有功夫打妄想？打妄想的時間沒有了，搞是非的時間也沒有了；還有妄想、是非，你這就背不下去了。這古來的大德他們的心專，專攻，真的是一門深入，學《華嚴》的，《華嚴經》要背過，那不背《華嚴經》你怎麼學《華嚴》？《疏鈔》、《合論》，縱然不能背得透熟，你不熟透怎麼行？這

是大家個人自己多想想，應不應該努力？把這些世緣從心裡面放下，不要再想世間拉裡拉雜事情。

世間事遇到，我們做是修福，《金剛經》講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生什麼心？生做事情的心，做事心裡面痕跡都不落。做事不要怕吃虧，我多做了，人家少做，你多做了你多修福，他少做了他少修福。這有什麼不好？你想你自己福報多一點，你就多做一點；你不想要福報，你就少做一點。做的時候不要執著，不要放在心上，真正的福德，這是把福德變成功德。如果心裡常常想做了多少多少事情，這是世間福報，有漏福報，這個果報很小。所以真正明理的人肯做事，年輕的時候多修一點福，到年老的時候你就享福，就有很多人來照顧你。年輕的人不肯修福，到老的時候沒人照顧你，還是要自己操勞，所以因緣果報絲毫不爽。如果所講的你都記住、你都做到，你就不要用稿子了；你沒有做到，你也不會講，丟了稿子你就講不出來。所以真正修行是要把它做到，不必那麼多，一條、兩條做到你一生都受用不盡，做不到沒用處。所以真正修行人，天天要找自己的毛病、找自己的過失，每天都能發現自己過失，那是覺悟。我們佛門講開悟，每天都有悟處，有大悟、有小悟，天天都有悟處。知道自己過失，知道自己毛病，能真正把毛病改過來就是修行，就是功夫。一天不知道自己過失，不能改正過失，這一天就空過，這一天說老實話叫造罪業。所以開悟、覺悟就是知道自己毛病、過失，修行功夫就是改過自新，佛在經典裡的教訓那就是標準。